

KOUYU BIAODA XUNLIAN JIAOCAI

口语表达训练教材

YUWEN CHUBANSHE

赵林森 郭启明 主编

语文出版社

KOUYU BIAODA XUNLIAN JIAOCAI

口语表达训练教材

赵林森 主编
郭启明

YUWEN CHUBANSHE

语文出版社

KOUYU BIAODA XUNLIAN JIAOCAI

口 语 表 达 训 练 教 材

赵林森 郭启明 主编

*

YUWEN CHUBANSHE CHUBAN

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

通县向阳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1/32 9印张 189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1,500—55,500册

ISBN 7-80000-143-4/H·34

定价：1.70元

序 言

我是不善于写“序言”的。这篇夹七杂八的文字写成后，读了几遍，总觉得“望之不似”，本想改个标题叫“絮语”，可又觉得过于标奇立异，还是沿用“序言”这个被人看惯了的字样吧！

这本《口语表达训练教材》的稿子，在极短时间内粗略翻阅一遍，随着一页一页的翻动，不由得思绪万千，脑子里翻腾着许多印象与感触。总的一个想法是：既然有许多位教师费了很大的功力，编写这类教材，总是因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，而且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时候了。无“的”就不必“放矢”，“放矢”就因为有“的”，这个“的”，就是当前中、小学，师范学校语文课教学中的一个“问题”；“问题”，就是不合理的现象，质言之，就是“重文轻语”的一种偏向。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要使教学顺理成章，有利于对青少年的培养。

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口语教育的记载。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都记载着孔子门下分“四科”：德行、政事、言语、文字。“四科”的位置摆得不错，“语”先于“文”，有道理！本来嘛，谁不知道，“呱呱坠地”之后，首先是“牙牙学语”，其后才有“一岁识之无”（白居易故事）的美谈。传达信息的第一手段是“语”，是“说话”，为弥补其时间、空间的局限性，才产生了代表性的符号——文字，这已

是第二手段了。言语，说话，肯定是表情达意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现象，肯定它是第一性的“人类交际工具”。

孔门“言语科”的高材生(相当于今之“课代表”吧)，有宰我和子贡。宰我“利口辩辞”，子贡“利口巧辞”。

“辩辞”也好，“巧辞”也好，总而言之，这两位都是善于口头表达的。大概周末(春秋——战国)的社会，政情人事非常复杂，亟需有口才的人担当重任。善于讲话的才能，大有用于当时的政治、外交、礼仪、酬答、宣教、讲学以至生活中的应对等等。例如子贡这位能言善辩的聪明人，就做出不少大事。当时齐国要攻打鲁国，孔子束手无策，就派子贡出去周旋。子贡施展他的辩才，居然“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，霸越”(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。五国之变，都是由于子贡的言语巧妙，才使智计得行。只用了几句话，在政治方面竟起了扭转大局的作用。子贡仕卫，货殖居积，累致千金，“结驷连骑，聘享诸侯，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”。凭借语言交际，在发展经济方面起了多大作用！子贡周游各国，到处宣扬孔子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，“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”。这也是言语的效果，宣传，广播，儒道之兴，子贡有功，子贡的言语才能发挥了作用。

以上不过是絮絮“谈古”，咱们还是回过头来“论今”吧！

说点儿我亲身经历的事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正是“五四运动”之际。在文化革命中掀起“国语运动”。学校废除读经，改学白话文，大张旗鼓地倡导“言文一致”。小学改“国文科”为“国语科”。记得我在小学二年级时，功课表上有“缀法”和“语法”两门。“缀法”就是写作。当时新

潮汹涌，回避了“作文”一称。“缀法”就是连属词语，表达思想或记叙事物而构成篇章。——就是“写话”，就是“我手写我口”（黄遵宪诗句）。这个名句在当时很有革命精神。“语法”并非今日的“葛郎玛”，言语之法，实际就是“口语表达训练”。（那时的“葛郎玛”，结合汉语，称为“文典”如章士钊《中等国文典》，“文通”如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，“文法”如黎锦熙《国语文法》）。回忆那时，我对这门“语法”很感兴趣，因为上这堂课，不用课本，脱离文字，单单要求开口讲话，形式新颖而活泼。课堂上师生共同活动，有多样做法。有时老师讲小故事，让学生注意倾听，讲完，由老师提问其中要点；或对学生提名，使之复述，如有错误，疏漏，由别的同学指正，补充，或让学生把故事压缩、化简，增饰、铺张，谈领会感想。有时让学生预先准备故事或有内容的讲话，课堂上当众侃侃而谈，每人讲完，由同学提问，讲者解答；再由同学评议讲得不周密、不清楚、不合生活实际，或思想性差等等之处，甚至当时由别的同学再代讲一次。也有时练习“看图说话”（看一张图画，临时编一段解说词），并定时开报告会（报告读书心得，名胜游览，环境见闻等等）、演讲会、辩论会。辩论会更有意思。由老师出一个题，把学生分为正、反两组，每组三人；各组按题目范围准备意见。开会时先由正组一人登台讲说，然后反组一人反驳正组一人的意见，提出自己的见解（这可以锻炼临时的思考、分辨、判断能力，要求思维敏捷）。以后再由正组上台，针对反组之论发表意见。直至每组三人讲完。由全班同学评论是非，最后教师总结。至今记得我曾参加过一次题为“公园应该不应该售门票”的辩论

会，仿佛我所在的那一个反组胜利了。最能使全班学生情绪高涨的是演小话剧及表演滑稽的相声等。同学们每周都盼望着这一堂课的到来。可惜这已是如烟的往事了。近几十年来，学校主课之一的“语文”课，以阅读、写作为堂哉皇哉的教学目的，其端严的面孔，湮没了密切结合生活实际的口头表达训练。语文课似乎只管培养“读书万卷，下笔千言”的书生秀才，至于学生们口头表达的木讷拙涩，期期艾艾，啰嗦颠倒，辞不达意，却似乎不在语文教育的职责范围之内。这种偏向，其实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等遗留下来的观念作祟。尽管咱们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得很合理，要求“听、说、读、写”兼顾，可是“重文”成风，多不照大纲执行，偏向已趋于“习非成是”了。

叶圣陶先生说：“什么叫语文？语文就是语言，就是平常说的话。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，写到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。语就是口头语言，文就是书面语言，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，就叫语文。”（《认真学习语文》载《语文学习讲座丛书》）朱德熙先生说：“作文和说话是一回事。口里说的是话，写下来就是‘文’。文章不过是‘书面的说话’。……我们习惯于把作文跟说话割裂开来，看成不同的两件事，忘记了作文就是说话。”（《从作文说话的关系谈到学习语法》，刊载处同上）张志公先生说：“从古代到现代，人们研究语言一直是以书面语言为准的，……长期的封建社会中，只重视书面，不重视口语，因而对口头语言的研究始终提不到日程上来。研究语言而不从实际的口头上的活语言入手，是个不小的缺陷。……迄今我们对汉语现象掌握得还不够充分，考察分析还不够深入，因而好些问题还说不准，

说不清楚，并从而使语言应用和语言教育的研究以及语文现代化、语文计划的研究也受到影响，这些，都或多或少与忽视对口语的研究有关。”（陈建民《汉语口语》序）

有了这些位语言学家、语言教育专家的议论与倡导，近年来逐渐扭转（但仍不均衡、普遍）“重文轻语”的偏差，中、小学、师范学校的教师们在语文教学中逐渐认真按“教学大纲”的“听、说、读、写”并重的原则执行教学任务了。这都是教育改革、教学改进声中的可喜现象，特别是已有不少学校、教师着手试验“口头表达训练”的教学，编印出适用的教材，研究了训练的方法。我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，十分兴奋地看到这个进步。这本教材，就是在新局面、新形势下创编的。主编与执笔者都是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。此书在理论方面，正确认识；方法方面，切实可行；训练方面，考虑周到；练习材料丰富适用，如能紧密地配合知识，可以收到掌握说话技能的效果。

鉴往可以知来，开头的“谈古”“论今”并非闲扯，有的可资借鉴，有的可做教训，开发智力，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有用人才，口头表达能力应该是语文教学中当务之急。“五四”时代的一些作法，未必不可参考应用。把“口头表达”从语文课中分离出来，从理论上看似似乎不必；但是从纠正偏向的角度来说，是有针对性的加强与弥补缺失，至少在近几年中应该提倡，是件大好事，应该支持、鼓励。

最后，我还必须大书一笔：这本教材，所提倡的“口语”就是全国通用的普通话。我踊跃地愿为本书写这篇“序言”，其动力实际在此。“口语表达”既然开口，自然脱离不了语音。我们能在学校教学中提倡用方言方音作“口语表

达”吗？当然不能！我最欣赏本书以教学普通话语音、教学拼音方案为开卷第一章，我更欣赏本书提倡在交谈中的口头修辞，语音有表示情态的功能，特别是普通话标准音，在语调、儿化、轻声等方面，更能增添语感。“修辞”不应止于纸面文字，出语发声，也有修辞的讲究。声音的运用，关系到“语言美”，关系到“文明礼貌”。这本书，如能用于全国教学，在现代汉语规范化方面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自然，一件事的开拓性的创始，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。我认为本书正可以在教学应用中检查其编法与内容，通过实践，逐渐修订，使它臻于完善。我祝愿此书在教学应用中达到预期的成效，更祝愿本书的编写者能勇毅地踏着这条新路，为发展语言教育，为推广普通话而继续提高自己的研究与编写，迈开大步，高歌前进吧！

徐世荣

写于北京紫竹院

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

绪 论

一、口语表达能力训练的意义

语言有两种形式：口语和书面语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口语比书面语更常用，更重要。文章不一定天天写，话却要天天讲。生活交谈、工作交往、出差旅行、会议发言、教师讲课等等，各行各业、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口语。但是，口语训练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口语表达训练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口语表达的训练。

（一）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

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教育部颁发的《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》明确规定，要让学生“学会普通话”，“逐步提高口头表达能力”。不过，从语文教学实践上看，我国口语教学的状况却很不理想。

张志公先生谈到口语训练时指出：“语文教学要培养听、说、读、写的能力，这一点在道理上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反对。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却往往是重读写而轻听说。听说说话的训练与阅读写作的训练比较起来，不仅分量少得多，而且没有明确的目标，没有周密的计划，也没有严格的要求，处于一种放任自流、听其自然的状态。”（《至少无害何妨

一试——谈口头语言训练问题》，见《山西教育》一九七九年第四期）张先生对语文教学忽视口语训练的批评，是非常中肯的。

由于我国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着重文轻语的偏向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在各级语文教学中都是比较薄弱的环节，因此严重影响着全面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。许多学生不仅文章写不通，说话也说不清。有的站起来说话就怕得发抖，词汇贫乏，条理不清，语意不明，缺乏表情，不能用自己的话表情达意。有的说话粗野，“口头语”不断，脏话连篇，不堪入耳。这种现象跟我们语文教学的目的要求和具有悠久历史、高度文明的中华民族的地位都极不相称。

加强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，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，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。

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。听说和读写都跟一个人的思维活动有直接关系。一个人听话能力强，对别人的话反映敏捷，接受得准确迅速，在阅读时，一般说来，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也会相应地强些。一个人说话能力强，讲话语音清晰，语句流畅，有条有理，出口成章，那么只要有一定的书写能力，把讲的话写成文章也不会有什么困难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听话能力差，不能正确分辨别人讲话的内容，说话词汇贫乏，语无伦次，颠三倒四，一般说来，他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就不可能多么高。事实证明，人的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二者相辅相成。如果说在文言和白话文分家的时代，人们的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还存在着一些不一致的例外现象的话，那么在今天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时代，人们的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紧密结合，互相影响，互相促进，

可以说已成为明显和普遍的规律。只要抓好听说训练，就一定可以促进读写能力的提高。

加强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，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，发展学生的智力。

语言是思维的工具，口语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有直接关系。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，实际上就是思维训练；口语表达能力训练的过程，也是思维能力发展、提高的过程。张志公先生讲：“口头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智力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，二者之间有互相促进的作用。”（《要充分认识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要性》，见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《汉语拼音小报》）所谓发展智力，其中许多工作都跟口语表达能力有直接关系，都必须从口头训练入手。全国许多地方小学开展的“注音识字，提前读写”实验，在通过口头语言训练、培养学生思维能力、开发学生智力方面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。在语文教学中，我们很需要从口语同书面语的关系、口语同思维能力、智力的关系等方面，来认识口语表达能力训练的重要性。必须纠正重文轻语、忽视口语教学的偏向，切实加强口语训练，全面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。

（二）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培养社会人才的需要

社会人才，除应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之外，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口才。口才是社会人才必备的一个重要条件。

我国今天的人才，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和带头人。开拓型的人才要宣传新主张，清除旧影响，要直接处理社会上各种疑难问题，要亲自做复杂的思想工作，这都需要有雄辩灵巧的口才。如果在工作中不能熟练地运用口语，不能迅速准确地提出问题，不能简明扼要地分析解决问

题，怎么能除旧布新，开拓前进？以己昏昏，怎能使人昭昭？如果说话“吭吭吃吃”“哼哼哈哈”，一句几个“啊”地折磨听众，这还怎么能有效地组织动员群众，怎么能成为事业的开拓者和群众的带头人？所以说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培养社会人才的需要。

要作好教学工作，当一名好教师，更需要有良好的口才。

口语是教师工作的主要手段。教师讲课要用口语，跟学生谈心也要用口语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哪一项工作都离不开口语。有的教师尽管知识很丰富，称得上满腹经纶，但讲课效果却不能使学生满意。大家对他的评价往往是，“茶壶里煮饺子——肚里有，倒不出来”。有的教师不善于讲话，不喜欢跟学生讲话，学生也只能对他敬而远之。象这样的教师，怎么能全面履行教师的职责，圆满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呢？许多优秀教师大都经过严格的口语训练，具备良好的口才。他们在教学中，语言准确、简练、生动，讲课重点突出，条理清晰，学生听得懂，又喜欢听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学生喜欢同他们接近，乐于同他们谈心，很受学生欢迎和尊敬。由此可见，掌握普通话口语，具备良好的口才，也是做一名合格教师的重要条件。

（三）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四化建设发展的需要

在四化建设中，社会交往频繁，生活节奏加快，时间观念增强，各项工作都越来越讲求效率。许多办事机构为了节省起草印发文件的时间，经常利用电话和电传打字机，口述传达各种文件、通知。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出口成章的口语表达能力，必须把话说得十分清晰、简洁、准确性

高，逻辑性强。

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人机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。人们要在天上、地下、海底和宇宙间进行人机对话，就必须掌握标准规范的口语。如果工作人员缺乏口语基础训练，缺乏一定的口语交际能力，就难于掌握现代化的信息工具，难于操纵人机对话的电脑设备，势必要在现代化社会生活中处处碰壁。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中，如果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全社会的口语表达能力，就必然要影响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贻误我国的四化建设大业。我们必须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来看待口语训练，以及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

此外，口语训练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直接关系。语言是心灵的窗户，美的语言常常标志着美的心灵；丑的语言常常暴露出心中的污秽。丑话、脏话，一般都是通过口语形式散布的。国家推行文明礼貌用语，主要是对口语而言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也是一种语言美的训练。通过口语训练，我们应使自己的语言，不仅具有流畅悦耳的声音美，同时还要具有纯真无私的心灵美。

因此，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，不仅能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读写能力，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二、口语的基本特点

(一) 一般口语

口语和书面语都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。一般口语跟

书面语比较，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1、历史时间长 口语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，距今至少有几十万年的历史。书面语是人类创造了文字之后的产物，到现在才有几千年的历史。目前，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至今只有口语，尚未创造出文字。

2、使用范围广

口语用口说耳听，靠语音传递信息，书面语用手写眼看，靠文字传递信息。同一民族的人不论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如何，只要不是哑巴，都能通晓和使用本民族的口语。但是，同一民族的人因为种种原因，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通晓和使用本民族的书面语。

3、交流信息快

口语交际，对象就在眼前，针对性很强，双方可以直接表达思想感情，并能迅速得到对方反应。用书面语交际，对象不在眼前，文字符号不能传达说话人的语调语气，交际双方也不能迅速得到对方的反应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家见面都用口语而不用书面语，亲人有急事，愿意通电话，而不愿意写信或发电报，就是因为口语比书面语交流思想直接迅速。

4、组织结构活

现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，基本上是一致的。不过，由于二者使用条件不同，在组织结构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别。口语可以直接传达说话人的思想感情并带有一定的语调语气，因此使人感到比书面语具体、真切。口语比书面语更接近说话人的生活 and 思想实际。口语用词通俗易懂，还经常使用谚语、歇后语、象声词、儿化等，因此显得活泼生动。口语，一般是现想现说，不象书面语那样讲究严密的话

法修辞。同时，还经常大量使用短句、省略句、变式句、散句，这就使它的句式显得比较自然灵活。

5、辅助手段多

语调语气是口语独有的表情达意的手段。说话人可以借助语调语气变化表达最复杂细致的思想感情。口语表达还经常借用眼神、手势姿态等“态势语”辅助表情达意。此外，说话的场景选择和环境变化等，也有特殊的表意功能。这些都是书面语表达不能与之相比的。

(二) 普通话口语

普通话口语除具有一般口语的特点外，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。

1、不同于各方言的语音词汇系统

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别，主要表现在语音上。由于方言与普通话的音素和语音系统差异比较明显，加上受汉字和方言习惯的影响，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，总难免要带一些方音。如广州人说普通话时，把“私有制”说成象“西游记”；湖南人把“图画”说成象“头发”；安徽人把“鸡蛋”说成象“子弹”；云南人把“大雨”说成象“大姨”。类似这样的发音，都不符合普通话的语音标准。在词汇方面，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也十分明显。如上海话，把“奶奶”叫“亲妈”，把“膝盖”叫“脚馒头”；长沙话把“妻子”叫“堂客”，把“女孩”叫“妹子”；梅县话把“蚯蚓”叫“线公”，把“下雨”叫“落水”。这些都是方言词。在语法方面，方言和普通话也有一些差别，这主要表现在词序、虚词、词形等方面。如广州话把“我先走”说成“我行先”；把“再买两斤香蕉”说成“买两斤香蕉添”；客家话把“多

买几本书”说成“买多几本书”；江西宜春话把“给我一本书”说成“给本书我”；上海话把“你吃饭了吗”说成“依饭吃过哦？”海丰话把“他去了”说成“伊去了咯”；闽南话把“一头大牛”说成“大只牛”；厦门话把“红、很红、最红”说成“红、红红、红红红”。类似这样的语法现象，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时，必须注意改正。不然，即使按照普通话语音标准，把这些字音、词句读得非常正确，也还不是普通话。

2、排除北京话的土音、土词、土语成分

“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”，这里的北京语音是指北京话的基本音系，并不包括北京话里的土音、土词和土语成分。因此，普通话口语并不等于北京话口语。北京话的一些连读音变，改变了音节的声、韵、调，与普通话语音有着明显的差别。例如，北京人把“我和你”说成“我hàn你”，把“干嘛”说成“gà嘛”。有时把两个音快读成一个音，如“四个”说成“sè”，还有一些特殊的异读音，如把“侵略”说成“qīn略”，把“塑料”说成“suò料”。这都不符合普通话的语音规范。

北京话的词汇，也不等于普通话的词汇。北京话中的一些土词语比较生僻，使用范围很小。如北京人把“脚”叫“脚丫子”，把“跑了”叫“颠儿”等。这些都不是普通话的词汇。北京口语里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式，如“十点了都”，“一会儿吃什么还”“酩酊的喝了几碗茶”等，类似这样的句式，都不符合普通话的语法规范。

3、用词造句接近书面语

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，书面语是口语的表现形式。我们所使用的普通话口语，在词汇、语法结构方面，非常接近普